



丰子恺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黑白版(1924年)。



丰子恺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彩墨版，上世纪40年代重新创作。

□周惠斌

【文化人物】

百年前，『子恺漫画』首次公开发表

丰子恺(1898—1975)是我国现代漫画的拓荒者,不仅作品数量多,而且诗意蕴藉,哲思充溢,耐人寻味。1924年,他的黑白画稿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在朱自清、俞平伯主编的《我们的七月》上刊载,这是丰子恺首次公开发表的绘画作品,迄今恰好100年。

丰子恺自幼喜欢涂鸦,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。1921年春,丰子恺东渡日本,进修绘画、音乐和外语,其间迷恋上日本明治、大正时期抒情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。“他的画风,熔东西洋画法于一炉,构图是西洋的,画趣是东洋的。形体是西洋的,笔法是东洋的。非常调和,有如天衣无缝”“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,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,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”,给丰子恺带来了极大的艺术震撼。自此,丰子恺对竹久梦二“兼有绘画的效果与文学的效果”的简笔画情有独钟。

1922年,丰子恺开始以这种简笔画尝试创作。彼时,他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。一次,学校召开教务会议,他看到同事们垂头拱手的倦怠姿态,感触很深,会后,便用毛笔把这一情景画了下来,且一发不可收,愈发热衷于将日常生活中触动他心绪的所见所闻,以及自己喜爱的古典诗词,乘兴描绘在各种小纸片、烟盒背面、备课本上。12月16日,春晖中学校刊刊登了丰子恺《经子渊先生的演讲》《女来宾——宁波女子师范》两幅作品。朱自清、俞平伯等同事和好友看到后无不惊艳,鼓励有加,由此激发了丰子恺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创作的浓厚兴趣。

1924年7月,朱自清和俞平伯在新文学社团“我们社”的社刊《我们的七月》创刊号(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)上,登载了丰子恺的古诗新画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画面上,一钩新月高挂半空,月色照耀着茶楼,竹帘轻卷,靠窗的茶桌上,主客已然散去,仅剩下尚未收拾的一把茶壶、数只茶杯,含蓄地展现出二三知己欢聚后的畅快与惬意。作品构图清新,线条凝练,黑白分明,情趣盎然。

上海《文学周报》主编郑振铎看了这幅笔墨疏朗的画作后赞叹不已:“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,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。”于是与胡愈之、叶圣陶到丰子恺家中选稿,从1925年5月《文学周报》第172期起逐期刊发,诸如《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》《过尽千帆皆不

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》《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》《燕归人未归》《翠拂行人首》《指冷玉笙寒》《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》《世上如如有几人》《眉眼盈盈处》等抒情意味浓郁的画作,这些作品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现实生活,看似画景,实质写人、抒情。

郑振铎将它们冠名为“子恺漫画”,一经发表,广受好评,“漫画”一词从此被大众接受,日渐盛行,丰子恺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现代中国“漫画的鼻祖”。虽然丰子恺本人否认这种说法,他在《我的漫画》一文中说:“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,我只承认‘漫画’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”“其实,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‘漫画’,还是一个问题。”但人们仍乐于将他尊奉为“中国抒情漫画的创始者”。

1925年12月,经郑振铎热情举荐,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《子恺漫画》(60幅),由《文学周报》社结集出版。后因“印刷装订所误,致形式不得精美”,1926年1月,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(扉页和版权页皆注明“文学周报社丛书”);同年9月,《子恺漫画》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。郑振铎、夏丏尊、朱自清、刘熏宇、俞平伯、方光焘、丁衍镛等人推崇不已,分别写序或跋,朱自清喻其为“带核儿的小诗”,俞平伯赞誉道:“他的画实是中国一创格,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,又有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,他的画是无字的散文,无声的诗歌,是牵动人思想行走的小说。”它们如“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”。

丰子恺的早期漫画,一方面秉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诗性传统,另一方面受到近代陈师曾和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简笔画的影响,他的古诗新画和儿童情趣的系列作品,以诗入画,诗画交融,通过简洁淡雅的线条和墨的变化,构成妙趣横生的画面图像,细笔勾勒外形,粗笔表现层次,着墨不多,但传神达意,大繁至简,却寓理于画,以暖暖的温情和淡淡的愁绪,隐含出世的超然之意和入世的眷眷之心,及其倡导且践行的“漫画是沟通绘画与文学的画种”理念,既有中国画“意在笔先,画尽意在”的意蕴,又有“小中能见大,弦外有余音”的韵味,记录世态人情,诠释文人情怀,表达对自然和生命的深刻感悟,不经意间触动读者的心弦,凸显了画家深厚的文学修养、娴熟的绘画技巧和富于个性的美学思想,雅俗共赏,别具一格,为中国现代文艺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美术世界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□孙南邨

我是看《红楼梦》知道“香饽饽”的。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人文版《红楼梦》第六十回,有袭人笑说平儿的话:“他奶奶病了,他又成了香饽饽了,都抢不到手。”这里“香饽饽”是什么?不见注释。我家乡称赞人或物多叫“香棒棒”,是不是“香饽饽”的转音?可再一想,乡言还有“桂花落叶香棒棒”之说,自有其“香”处,二者不是一回事。当看到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一回,又一个“饽饽”出现了:尤氏说“我也不饿了,才吃了几个饽饽”。原来“饽饽”是吃食,“饿得受不了”的尤氏吃了几个就不饿了,看来个头不大不小。

程乙本《红楼梦》中“饽饽”就多了,除了上述两处外,第四十二回平儿对刘姥姥说:“这是一盒各样内造小饽饽儿,也有你吃过的,也有没吃过的,拿去摆碟子请人,比买的强些”;第七十五回贾珍对贾母说:“月饼是新来的一个饽饽厨子,我试了试果然好,才敢做了孝敬来的”。这两处“饽饽”,在早期几个《红楼梦》(《石头记》)本子里皆写为“点心”,这点心也就是饽饽了。为什么改换名称呢?据说当年京城对“点心”二字曾有忌讳,在程乙本修订之时,大约已注意到此事,故改而避之。

世有“香饽饽”之喻,还有“煮饽饽”之称。清代文康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二十四回,说“再加上包煮饽饽,作年菜,也不曾得个消闲”。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说,“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……是日,无论贫富贵贱,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,谓之煮饽饽”。这里“包煮饽饽”“煮饽饽”显然不是糕点了。它是什么?清代李朴园《乡言解颐·新年十事》说:“除夕包水饺,谓之煮饽饽,亦犹上元元宵、端阳角黍、中秋月饼之类也。乡谣云:‘夏令去,秋季过,年节又要奉婆婆,快包煮饽饽。皮儿薄,馅儿多,婆婆吃了笑呵呵,媳妇费张罗。’”“煮饽饽”就是水饺,因而李朴园、文康说“包煮饽饽”。

雅舍主人梁实秋先生在《饺子》文中说:“‘好吃不过饺子,舒服不过倒着’,这是北方乡下的一句俗语。北平城里的人不说这句话,因为北平人过去不说饺子,都说‘煮饽饽’,这也许是满洲语。我到了十四岁才知道煮饽饽就是饺子。”梁先生推测“煮饽饽”是满洲语,此说可信。明代万历年间,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《宛署杂记》说,北京人过年“作匾食,奉长为寿”。明末,刘若愚《酌中志》记宫廷之事,也说“正月初

一……吃水点心,即扁食也”。进入清代,京城“煮饽饽”之称便流传开来。还要一提的是,清乾隆年间刊印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,对京城节日饮食记述甚是详备,偏偏在“元旦”没有记扁食或煮饽饽。作者潘荣陛先生是直隶大兴人(今北京市),怎能对京城过年的重要食物漏记呢?当有其因,也未可知。

在《清代北京竹枝词》(十三种)中,“饽饽”品种就更多了。杨米人《都门竹枝词》说“叉子火烧刚买得,又听硬面叫饽饽”,又说“果馅饽饽要澄沙,鲜鱼最贵是黄花”。初读此书时,我曾对这两处饽饽大胆猜测一回,前者当是硬面馍馍,后者是一种糕点。书往下看,在得硕亭《草珠一串》里,又见到“饽饽包子”。再往下看,何耳《燕台竹枝词》有一首《硬面饽饽》:“硬黄如纸脆还轻,炉火匀时不讹成。深夜谁家和面起,冲风唤卖一声声。”清光绪年间,有人把北京市场、街巷的叫卖声收集成编,取名《一岁货声》,其中有“硬面饽饽”“糖饽饽”“奶油饽饽”“澄沙饽饽”,据知堂老人撰文,这卖硬面饽饽的呼声有些“凄凉”,冬夜“买来时冻得冰凉的,那‘双喜字加糖’之类差不多要在火炉上烤了吃才好了”。原来我对“硬面馍馍”猜测有误!它是一种糕点,还是一种脆薄饼?现在或许只有耄耋之年的“老北京”才能说得明白。

查阅《北京话词语》(增订本)，“饽饽”之意有三:一是糕点。《北平风俗类征》:意即“点心”。二是用白面或玉米面做成的面食,如馒头、窝头等。三是饺子。“饽饽”一词涵盖面颇广,在面食、糕点类,几乎被其一网打尽了。虽如此说,“饽饽”一词毕竟难以担当京城品种多样的食品名称重任,就说水煮食物“汤圆”“馄饨”,总不能都称“煮饽饽”吧?《清代北京竹枝词》有“时丰最好是汤圆”“馄饨汤似旧时清”,《一岁货声》大年初一有“好热呀,烫面饺儿来”“烫面的饺儿热呀”,各有其称。李朴园《新年十事》虽说到“煮饽饽”,实则“水饺”二字才是此事的题名。可见,在京城“饽饽”之称最为流行之时,面食、糕点的原有名称并没有被它完全替代。

今又闻“香饽饽”之喻,才寻章摘句说起当年京城饽饽之事。那么,加“香”字的饽饽又是哪一个?若要追根究底,只有请他们去问《红楼梦》里的姑娘了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)

【短史记】

加『香』字的饽饽是哪一个